

## 義不容辭

在古典的敘事語境裡，「義不容辭」四字往往重逾千鈞。那是關雲長千里走單騎的決絕，是草莽英雄在法度之外自建的道德秩序。在那個時代，「義」是生存的最高準則，是超越生命的契約。然而，時移世易，當我們處於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文明，法治取代了私鬥，理性權衡取代了熱血盟誓，「義不容辭」這份古典的情懷，是否已然在精算成本與效益的當代社會中，淪為一種過時的修辭？

當代意義下的「義」，或許不再是捨生取義的壯烈，而是一種在精明世俗中，依然選擇守住底線的孤勇。

正如《倚天屠龍記》中的張無忌，他一生所受的痛苦著實不小，從出生便背負著冰火島的秘密，屢屢成為江湖權鬥下的沙包。然而，他最令人動容的「義不容辭」，莫過於在光明頂上以一人之力對抗六大派。那不只是为了維護明教的存續，更是因為他看見了所謂「名門正派」背後的虛偽與殘酷。對他而言，那是一種義不容辭，因為他不忍見到真相被私慾抹殺。

反觀現代社會，我們雖然不再面對刀光劍影，但那種「假仁假義」的場景卻從未消失。在高度競爭的體制下，人們常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俠義與道德，私底下卻工於心計，不擇手段地追求名利。在這種氛圍裡，如果有人願意打破冷漠的默契，為了一個被污名化的弱勢者發聲，或是在眾人皆默然時挺身維護真理，這便是當代意義下的義不容辭。這種義，不是受人恩惠後的報償，而是一種「不忍人之心」的自發性，是在看清世俗樣貌後，依然選擇不隨波逐流的自覺。

然而，當代對「義」的追求，往往被包裹在「義務」與「責任」的法律框架下。我們被教導要遵守契約、要承擔公民責任，這一切都有章可循，有罰可依。但「義不容辭」的精髓，恰恰在於那個「不容」二字——它不是因為外部的強迫，而是內心的道德律令讓我們退無可退。當社會正義遭到踐踏，或是弱勢者的尊嚴被凌夷時，那種坐立難安的焦慮，正是義不容辭的萌芽。這不是誰規定我們去做，而是如果不做，我們便無法面對心中那個真實的自我。

更深一層來看，當代意義的義不容辭，還包含了一種對「真實」的捍衛。在資訊爆炸、後真相（Post-truth）盛行的年代，虛假的消息往往流傳得比真理更快。當大眾為了安穩而趨炎附勢、為了合群而扭曲事實時，一個人若能堅持說出真話，不計代價地守護邏輯與理性的淨土，這何嘗不是一種高尚的義不容辭？這正如金庸筆下的英雄，在群魔亂舞的江湖中，依然選擇走那條最難走的、最寂寞的路。

但我們也必須警惕，當代的「義」是否常被異化為一種道德綁架？在社群媒體發達的今天，我們常看見有人打著正義的旗號進行網路暴力，自以為義不容辭地「出征」異議者，實則是在宣洩私慾、排擠異己。這種「偽義」，比起真正的冷漠更為可

怕。真正的義不容辭應該是謙卑的，它不是站在高處指責他人的卑劣，而是彎下腰來分擔他人的苦難；它不是為了獲得英雄的名號，而是為了求得內心的安寧。

從張無忌的遭逢中，讀者不免憐憫其身世，痛恨那些工於心計的掌門人。這份情愫若能延伸至當代，便能化作一種對體制的審視。當代人所承擔的枷鎖雖非鐵鍊，卻是無形的社會預期與功利價值。在這樣的枷鎖下，還能保有「義不容辭」的初心，顯得尤為艱難。

總結來說，義不容辭在當代不再是武俠小說中那種驚天動地的壯舉，它化作了日常生活中微小卻堅定的選擇。它是在名利與原則之間選擇後者，是在沈默與發聲之間選擇後者。雖然現代人不再需要承受毒酒與拳腳，但我們所面對的心理磨難與誘惑，卻絲毫不亞於那個混亂的元末明初。唯有當我們不再天真地看待世界，卻依然願意對這個世界溫柔以待時，我們才真正領略了「義不容辭」的當代風範。